

說中國山水

——以太行八陁為例

最近，由《華夏地理》雜誌安排，我考察了太行八陁。吳昊先生邀我來中央美院，和大家聊聊中國山水，我想以太行八陁為例，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切入，講講我的感受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愉快。

一、陽春召我以煙景，大塊假我以文章

這兩句話是李白的話，出自《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》。我們的考察是選在春天，這兩句話很合適。今年的春天特別冷，但風景很美，雪天有雪天的美，晴天有晴天的美，大地賜我以靈感，讓我覺得美不勝收。

張家口大境門上有四個字：大好河山。我曾問自己，中國的大好河山到底在哪兒？毛澤東說「綠水青山枉自多」（七律《送瘟神》），還真的多嗎？說實話，過去我嫉妒過美國的大好河山，也嫉妒過日本的小好河山，覺得自家山水不怎麼美。

這種看法太膚淺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經常飛美國，每次都飛越朝鮮、日本和阿拉斯加。

秦始皇海外尋仙，西有昆侖山，東有蓬萊島。他東張西望，更迷東方。那個夢一樣的地方據說是日本列島，古

人叫瀛洲。日本的富士山，很美。秋瑾有詩：「詩思一帆海空闊，夢魂三島月玲瓏。」（《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》）

大洋彼岸，比日本更遠，有個皮吉特灣(Puget Sound)，比日本更像海外仙境。那裏真是山連着山，海連着海。岸上，有無數西湖般的湖，星羅棋佈。湖和海也是連在一起。美國的西雅圖和加拿大的溫哥華，彼此相鄰，就在這一帶。

西雅圖有個雷尼爾山(Mount Rainier)，也是一座雪山，4,392米，比富士山更高，比富士山更美。你在西雅圖，無論走到哪裏，都可以看見她的尊榮，視覺效果很奇特，那山竟像懸在半空中。

雷尼爾是英國探險家溫哥華的朋友。這是英國人起的名字。人家印地安人不這麼叫，他們叫塔科馬(Tacoma)。西雅圖的飛機場就在塔科馬。塔科馬的意思是吃人女怪。我見過一張老照片，拍的是印第安老酋長。他背後就是這座山。此人叫什麼？就叫西雅圖。

美國的山確實很美。這是夢一樣的美，虛無縹緲的美，沒有人，也沒有歷史（有也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歷史）。

秦始皇的夢，漢武帝也做過，但誰都沒有找到海上的仙山，很失望。漢以後，大家全都掉頭西向，轉向陸地上的山。尋仙訪藥，逃避塵世，隱士、道士、和尚，最愛往山裏跑。

白居易說，「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」（《長恨歌》）。海上的山，太虛無縹緲。

李白說，「海客談瀛洲，煙濤微茫信難求，越人語天

姥，雲霓明滅或可睹」(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)。李白迷上的山是可以看見的山。

他看見的山是中國的山。

畫分南北宗，都是畫咱們中國的山。山分南北，人也分南北。中國，胡騎南下，一波又一波，風花雪月，高雅和腐化，統統被擠到南方。

中國的文人，中國的畫家，宋以後，多在江浙。但荊浩出生於濟源，太行山就在他家門口。他的《匡廬圖》，大家都說，不是廬山，而是太行山。

江蘇無高山，最高的山是雲台山，在連雲港的東邊，清以前一直是海島。浙江倒有不少山，比如李白盛讚，簡直神乎其神的天姥山，就在浙江新昌。這些山和北方的山大不一樣。

南方的山很美，好像美女，臉蛋和身段都不錯，比北方柔美。我是北方人，過去我老覺得，北方的山有啥好看，滿臉大褶子，好像羅中立畫的《父親》，而且乾巴巴、光禿禿，好像裸奔的莽漢。

這種想法，同樣很膚淺。

有一天，有個西方漢學家跟我說，北京去承德，一路的風景真美，美得都讓他喘不過氣來。這讓我吃了一驚。因為我對自己身邊的山已經麻木不仁。

我對北方的山刮目相看，是因為歷史，是因為考古，是因為穿越時空，有了一點大地理的感覺。跑路多了，我才明白，這些山水，太有歷史滄桑感。大山深處，有講不完的故事。

於是我說，美不僅在於漂亮。

什麼叫漂亮？你不是馬，並不知道馬的漂亮，雖然馬就在你的身邊。

現在我才明白，中國的山，中國的水，其實很美。北方的山，北方的河，也自有其雄渾壯麗。請注意，我在「麗」字的前面加了「雄」字，加了「壯」字。雄壯也是一種美。

二、如何看山，以太行為例

前不久，我在《華夏地理》寫過一篇文章，講嶽鎮海瀆。普天之下，千山萬水，皇上左不挑，右不選，為什麼單單看中了這十座山、四條水，這裏面大有文章。中國的名山，山不在高，也不在美，關鍵是它的地理位置，關鍵是它的歷史位置，關鍵是它和人的關係。帝王有帝王的眼光，百姓有百姓的眼光，和尚、道士也有他們的眼光。

如何看山？我想講一點地理知識，算是閱讀太行山的導讀吧：

(1) 看山，有個總原則，以山定水，以水定路，以路定城。我們要注意山、水和人的關係。兩山之間往往有水，水繞山行，往往有路，路的兩端，往往有村。陸游說，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（《遊山西村》），城是最大的村。城與城隔山相望，中間有什麼聯繫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。

(2) 中國山水，嶽鎮是大座標。嵩山是洛陽所依，天下之中；吳山、華山在西，是秦的一頭一尾；泰山、沂山

在東，是齊、魯的標誌，這五座山是橫軸。縱軸，霍山在正北，恒山在其東，都是晉國的山；會稽山在東南，東臨大海，代表吳、越；醫巫閭山在東北，孤懸塞外，代表最北；衡山在湖南（洞庭以南），代表最南。

(3) 太行在山西和河北之間，屬於上述縱軸的北段。北嶽恒山就在這條山脈上。我們可以把山西看作一個由兩條直邊和兩條斜邊組成的平行四邊形，好像一顆晶體結構分明也切割整齊的寶石，鑲嵌在中國大地。它東有太行，西有呂梁，南有中條、王屋，北有管涔、恒山，黃河繞其西側和南面，真是表裏河山。四面的邊界是天造地設，不用人畫。

(4) 共工怒觸不周山，天塌西北，地陷東南，水潦塵埃歸焉（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）。這個傳說很形象。中國大地，西北高，東南低，有三個台階。太行山在西北高地的邊緣上，下了這個台階，就是一馬平川。京石高速和京石鐵路就是貼着太行山走，這是沿着古道走。這條古道，現在仍是經濟大動脈。

(5) 太行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條二千米高的山脈。古人把太行山比作天下的脊梁。蘇東坡說，「上黨從來天下脊」（《浣溪沙·送梅庭老赴潞州學官》）。它的南端連着王屋山和中條山，北端連着燕山山脈，好像一個大S。《禹貢》講冀州，它的東界就是這個大S。這個大S地帶是個地震帶，山體以石灰岩為主。

(6) 方向很重要。古人講陰陽方位，有所謂「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澤」（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），來源是《孫子》佚

篇。中國的方向，是以東南為陽，西北為陰，強調居高臨下，屁股坐在西北，臉朝向東南。東西，東為上；南北，南為上。這種方向感和上面說的大S有關。¹

(7) 古人說，南北向的山是生山，東西向的山是死山；東西向的水是生水，南北向的水是死水（銀雀山漢簡《地葆》）。中國的水，百川朝宗於海，多半是從西往東流（或自西北向東南流），山，很多也是東西向。山西的山多為南北向，西邊的黃河、中間的汾河是從北往南流，但東邊的水，滹沱河和漳河，卻是穿山而過，自西往東流。

(8) 中國北方有三條線：35°線是王都線，從寶雞，到岐山，到咸陽，到西安，到洛陽，到偃師，到鄭州，到開封，一線排開，全是古都；38°線是華夏禦北的第二道防線，石家莊、太原、榆林和銀川在其上下；41°線是長城線，西起嘉峪關，東到山海關，是華夏禦北的第一道防線，京包線上的北京、張家口、大同、呼和浩特、包頭在其上下。

(9) 太行山，縱看是看三條線，就是剛才講的35°線、38°線和41°線，我們可以根據這三條線，把它分成三段：南三陁、中二陁、北三陁，從南往北分三段。橫看是看太行兩側的水、兩側的路、兩側的城彼此是什麼關係，沿途

1 騎馬的民族向太陽，匈奴、突厥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都是以東為上。順便說一句，巴黎的盧浮宮和華盛頓的mall也是以東為上。漢族也強調向陽，房子都是坐北朝南，但我們不要以為漢族只是以南為上。以南為上是對南北向而言。如果是東西向，則以東為上。

有什麼古跡，如城邑、墓葬、寺廟、關隘，等等。²

(10) 俗話說，山不轉水轉，水是流動的，人也是流動的。看山，我們既要自「其變者而觀之」，也要「自其不變而觀之」(用蘇東坡《前赤壁賦》之語)。皇帝不可能萬歲，只有山川才當得起萬歲(地質年代都是以萬年為計)。我們看山，主要是看它閱盡的人間春色，比如交通，比如戰爭，都是發生在它們的眼皮底下。

太行山是我的故鄉，我的父母生於斯、長於斯、葬於斯。我以太行山為例，有我特殊的感情。

三、太行南段：軹關陘、太行陘、白陘

太行八陘，其說出自晉郭緣生《述征記》。此書久佚，見《元和郡縣誌》卷十六引。

陘是山間通道，太行山被水流切割，有很多通道，其數不止於八，但八陘最有名。我們要注意，八陘是山西通河南、河北的通道，它們的命名，一般與山西無關，絕大多數都是以太行山外側(即東側或南側)的山口、關隘、城邑而命名。這種山口、關隘、城邑，幾乎都在河南、河北，即使在山西，也是在邊界上。

我們的考察分兩次，第一次是利用春節長假，走南三陘和中二陘。

我們先講南三陘。

2 太行山的兩側，不是古都，就是交通要道，或戰略要衝，就這一點而言，中國的山，沒有一條比得了。